

後漢書

六



列傳卷第五

范曄

後漢書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歙曾孫歷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

長九尺容兒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

子孫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卿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通亦為五威將軍

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監郡與蕭何從事辨

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

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富逸為

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

起南陽騷動騷動亦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

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

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

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

書曰先是李通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

半亩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上手得半亩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

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

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

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
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其計光武

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

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是也欲劫前

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卓也屬正謂梁丘賜也因以號令大眾

乃使光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

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

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

今關門禁嚴君狀兒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

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

後漢傳五

二

徐真

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

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可名言其狀也

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

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刎割也

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

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

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

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

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

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

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

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

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

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

宮室起學官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

破茲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

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

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

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

卿群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

後漢傳五

三

卷

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

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

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

忘危且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

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

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

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瘡首

疾鄭玄注云瘡酸削也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

每優寵之今以公位歸弟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

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

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

陵侯母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

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

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黃李字作其也

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

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

見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論語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

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

之福微隱謂謙文也莊子曰獨和妄行易无妄卦曰无妄之往何之矣鄭立注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

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宋黃汗滅親宗以觖一切

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觖昔蒙穀負書不

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柏舉吳師入郢蒙穀奔入官負離次之曲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夫法百姓昏

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枝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穀怒曰穀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

遂弃於歷山也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僭王敗

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之趣

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鄭人常父傳成哀間轉客潁川舞陽因家

也焉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久

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人

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

口号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

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婁谿婁音力于反劫略鍾龍間

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北也遂北

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眾俱

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

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

大事成丹張卬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利以利合曰從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

故豪桀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

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

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丹卬言之丹卬負其眾

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

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

嗣故王莽得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

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

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

後漢傳五

五

施元

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
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
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
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
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
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
勸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
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
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
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

後漢傳五

十

光元

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
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
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
事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

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
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
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毋念往時共更艱

凡何日忘之更經也艱凡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乃下尋等也莫往莫來

豈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下早歸朝帝

微以責之故下文云言與廷尉戲常頓首謝曰臣蒙天命

耳詩備風日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得以鞭策託身陛下

策馬搥也言執策以從之

始遇宜秋後會昆

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

作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見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

謂以廷尉行南陽太守

赤眉之難喪

心失望

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

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

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

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

謂南陽也

乃召

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群臣言常以匹夫興義

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

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

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

封山

桑侯

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

後帝於大會中拍常謂群臣曰

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旨忠臣也

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黃訢令諸

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

秋攻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

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

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

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

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

東觀記曰沛郡賊苗虛也

六年春徵

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

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

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常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氏

朝那

縣屬安定郡也

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羗諸營壁皆平之

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

故安縣屬

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

十二年薨于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

三十年徙封石城侯

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永平十四年坐

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

東觀記曰晨曾祖父

隆揚州刺史祖父

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

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

後漢傳五

八

律真

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

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

皆大笑晨心獨喜

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

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反為請得免

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

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

斬人此天亡之時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越謹犯者斬無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

市百姓震懼也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及漢兵

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

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

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撫曰行矣不能相救無

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
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
日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
色更始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俱夜
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
密皆下之

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

更始

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
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
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
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群賊於冀州晨

漢傳五

九

許宗

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彘迹而射之

又遣委輸給軍不絕

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

房子今趙州縣也

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

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

吳房今豫州縣也

以奉公主之祀建

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

從容謂帝曰僕音辯之

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

帝大笑

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

擊平邵陵新息賊

新息今豫州縣也

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

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

之常為冀州高弟

中山屬冀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

十三年更封

南繇侯

繇音力 全反

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

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燕

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卻陂數千頃田

鴻卻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以躬魚稻之

饒流行它郡

行饒也

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

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

漢官儀曰

長公主官屬傳一人負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丞巷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魂與

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謚曰惠

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侯棠卒子固嗣固卒子

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後漢傳五

十

詩宗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 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

才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

南越朝鮮父仲

東觀記 仲作冲

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

祖姑生歙光武甚親訪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

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

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

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

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

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

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歙也

拜為太中

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

西州謂隗囂也

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

方略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歎因自請曰臣嘗與隗

躡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

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

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

武三年歎始使隗躡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

書於躡既還復往說躡躡遂遣子恂隨歎入質拜

歎為中郎將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躡兵與俱伐

蜀復使歎喻言躡將王元說躡多設疑故久允豫

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也歎素剛毅遂發憤

後漢傳五

十一

徐安

質責躡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

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躡子恂字伯春是臣主

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

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

躡躡起入部勒兵將殺歎歎徐杖節就車而去躡

愈怒王元勸躡殺歎使牛邯將兵圍守之躡將王

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

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

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

交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所以重

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

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陞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也害

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

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

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

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歎為人有信義言行不

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歎與征虜將軍

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歎合二千餘

後漢傳五

十二

卷

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山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辛雍通回中道前

書音義曰回中在河徑至略陽徑直也斬躡守將金梁因

保其城躡大駭馬曰何其神也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驚破大敵今得小

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躡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

山築堤激水灌城歎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

屋斷木以為兵躡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

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躡眾潰走圍解於

是置酒高會勞賜歎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歎

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歎因上書

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

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

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三陳

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

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

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

負詔歆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

牙大將軍蓋延楊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

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名

也解見隗光武紀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

王莽世羗虜多背叛而隗後漢傳五招懷其酋豪遂得為

後漢傳五

上三

洪

用及郾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

守州郡不能討歆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

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羗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

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

傅栗卿等襄武縣屬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

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歆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

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歆與蓋延馬成進

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

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歆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歆

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歆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

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

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

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為朝廷著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

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

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陛下哀

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

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歎攻戰連年平定羗隴憂國

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

贈歎中郎將征羗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

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歎有平羗隴之

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羗國焉征羗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也

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歎忠節復封歎弟由為宜西

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

褒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

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

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林右騎

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

永初三年遷射營校

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

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

將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

震遂自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

寶女弟為清河王慶姬即文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

而傾側姦臣誣奏揚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

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

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

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

後漢傳五

十五

陳

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

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

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

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

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

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

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

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

不從

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滿

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

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

梵音扶

皆以無

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宗正劉璿

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間立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

大夫朱佺佺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

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今秩百石持書侍御史

龔調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羽林右監孔顯漢官儀羽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守丞兼守之丞也長樂未

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樂殿令一人主乘輿馬也俱

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

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

侍奉詔脅群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

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曲而與群小共為謹譁

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

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

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

明詔歷憊然憊音扶勿反廷詰皓曰屬蜀通諫何言

而今復背之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其諫何乃相背也大臣乘朝車處國事

固得輾轉若此乎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乃各稍

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

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

戚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閭太后起歷為將作

後漢傳五

十六

地

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

被諷劉瑋間立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佺音佺

丑良反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

吉家屬蜀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

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

黃門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弟服闋復

為大鴻臚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

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

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

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并遷司空

後漢傳五

十一

陳奎

贊曰李鄧高賈皆家從識鄧發代以吏二千石為少

公雖享宗卿未驗信也言蔡少公論識其事王常知命

功惟帝念元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款款君叔斯言

無玷玷缺也方獻三捷永墜一劔小雅采薇詩曰豈

後漢書列傳卷第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鄧禹子訓孫璜寇恂曾孫榮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
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光武知
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
桀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
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
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
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

徐幹

徐幹

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問語聞私

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

之屬勸以萬數二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

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屈言衆志在

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

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論語曰邦

形執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

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

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

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

王郎起兵光武自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

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屬常山郡從至廣阿東觀記曰

上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發大破之上過禹營禹進爰魚上餐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眾皆竊言劉公真天人也光武

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

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向也禹

曰方今海內殷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

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史記蘇秦說趙王曰堯無三

百人之聚湯武之士不過三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

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為知人使別

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

後漢傳本

二

徐

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

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

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眾

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等赤眉必破長安欲乘

豐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

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

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

與俱者於是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為祭

酒慮字或為慮字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

歆為車騎將軍鄧尋為建威將軍耿訢為赤眉將

軍左于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

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

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

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

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杜預云河東大陽縣也禹遣諸將逆擊

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於是王匡

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

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執已

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

後漢傳七

三

宋

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眾明日匡悉軍出攻禹

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

並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

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彊皆斬之

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

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

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

司徒策曰制詔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惟

幄決勝千里高祖曰運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孔子曰自吾有

回門人曰親史記曰顏回年二十九發白早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也斬將破

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

司徒劬敷五教五教在寬五品五常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于孝言五常之教務在寬也

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鄴侯食邑萬戶劬之

哉鄴縣今屬南陽郡故城在襄州穀城縣東北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

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欽左輔即左馮翊也三輔皆

有都尉引其眾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

翊解見安紀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

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

剋而師行有紀公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殘暴皆望風相攜負以迎

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

節佳或作柱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垂髮童幼也戴白父老也

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

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

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仰猶恃也音魚向反後無

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

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

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

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

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拘邑拘邑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北拘音荀禹

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

後漢傳云

四

庫

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公羊

傳曰天子所居曰京師

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勅曰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

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遣馮愔宗歆守拘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

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眾歸罪更始

後漢傳六

五

徐成

諸將王匡胡玘成丹等皆誦廣降與其東歸至安

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赦不誅二年春遣

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西走扶風禹

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

吉日修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

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

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

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

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

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

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咎之非諸公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事在馮異傳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暉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

後漢傳八

六

徐成

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洧于四縣

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也昌安夷安並屬高密國昌安

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外城也夷安故城在今密州高密縣外城也洧于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也

帝以

禹功高封弟寬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

續漢

志曰前後左右將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也

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

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執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執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從東巡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

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

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陰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襄嗣襄尚安帝妹舞陰長公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上

印端

主桓帝時為少府喪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

為舞陰侯拜黃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

宗女平臯長公主平臯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懷州武德縣西和帝時為侍

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龍襲封無後永初

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

租康以皇太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漢官儀曰

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者位特進在三公下其次朝侯在九卿下其次侍祠侯其次下士小國侯以肺腑親公主子孫奉墳墓於京師亦隨時朝見是為限諸侯也康太后從兄以親侍祀得紹封也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

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

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畏懼永寧

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
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者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
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詬罵也音曰
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
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
誅隲音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大僕有方正
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
義侯

論曰夫變道之世君臣相擇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斯
最作事謀生之幾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也鄧公贏糧

徒步觸紛光武可謂識所從會矣於

是中分麾下之軍以臨山西之隙至使關河響動
懷赴如歸功雖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損拘邑

兵散宜陽號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魏音直紙

榮悴交而下

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使君臣之美後世莫
闕其間不亦君子之致為乎

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
非之顯宗即位初以為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

多歸之東觀記曰訓謙怒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
內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大醫皮巡從儻上林還暮

宿殿門下寒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嘘

至朝遂愈也永平中理虎沱石曰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隘紫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阪是也石曰河解見明紀

欲令通漕水運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

經三百八十九隘音反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

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

括隱審量括之也猶每二口括木州出也括蒸稊然也知大功難立具

以上言肅宗從之議罷其役更用鹽糶省費

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

赤沙烏桓怨戾謀反詔訓將秦陽兵屯狐奴以

防其變陳東訓撫

接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邊為桓校尉黎陽故

人多攜將老幼繫隨訓徙邊訓故吏最貧贏者

之及知訓好書淫詩書其意其諸陽市樂還鮮卑

過趙國易陽并載音直一後至上聞其戚恩皆不恐南近塞下

東撫口吏士常大病瘡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

慕為之作歌也元和三年

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

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

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

詛鄭玄注周禮云大眾四萬餘人期冰合度河攻訓先

是月氏胡分居塞內勝負者二三千騎皆勇健

富彊每兩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漢

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引與武威種羌合兵

萬騎來至塞下不與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

稽故令不得議者咸以羌胡

相攻縣官之張紆失信塞下且禁護訓曰不然今

張紆失信塞下費空泥下二萬轉運之

費空泥州連人命縣絲髮原

諸胡所以以德懷之且耳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德無所得及所居園門悉驅

群胡妻子內之德無所得又不

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遑山諸胡今鄯州湟水縣也

皆言漢家常欲闕我曲今鄯州湟水縣也使君待我以恩信開

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

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

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

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

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

伯父號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

寫谷東觀記曰寫作鳥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

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也見西羌傳居頗巖谷衆悉破

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

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單以度河棹

筏也音步健反掩擊迷唐廬落大冢多所斬獲復追逐奔

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

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

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部遠

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謂附落種皆背畔之燒當

豪帥東徙種歸死種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

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

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

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

訓曉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

實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離遭也訓雖寬中容衆

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

席接以溫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

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

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

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烏桓吏士也至空城郭

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儻儻歎息曰此義也音儻

於建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母有疾病輒此請

禱求福元興元年初帝以訓皇后之父使謁者持

節至訓墓賜奠追封曰平壽侯平壽縣屬北海

州北海縣中官自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閻音悝

反口回隲字昭伯

貴人隲兄弟皆為中郎將

貴人隲兄弟皆為中郎將

隲三遷虎賁中郎將

於官延平元年拜隲

也悝虎賁中郎將

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

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禁中隲謙遜不欲久在內

連求還弟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隲上蔡

侯悝葉侯弘西平侯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郟城縣南閻西華侯

西華縣屬汝南郡也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

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問關間關猶上疏

關間關猶上疏

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言無分寸可收採也過以外戚

遭值明時過誤也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易曰夫聖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其明又云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

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

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造成也仍頻也大憂

和帝殤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

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巨等所

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假也伏聞詔言驚

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前代也或上言或下言退自

惟念不寒而慄惟思也不寒也或言或言巨等雖

張嘉

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學子兄

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慙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

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

以增罪累惶窘紅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隳頰上

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夏涼部畔羌搖蕩西州朝

廷憂之於是詔隳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

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隳西屯漢陽使征

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

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隳班師班還也朝廷以太

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隳為大將軍軍到河南

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

望於道既至大會群臣賜束帛乘馬日乘寵靈顯

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臣賢案元二即元元也古書

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

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非外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

字明人士其死死者相望盜賊群起四夷侵畔隳

等崇節儉罷力被推進天下賢士何熙被諷殺姓也

反又音羊浸李邵陶敷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

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

隳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閻景少孝行尤

著特聽之賜車馬及新野君薨隳等復乞身

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隳等既還里第並居家次

閻至孝骨立有期常時及臘闕詔喻隳還輔朝政

更授前封隳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

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在持進其有人議乃詔朝

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絲

麻並宿幸其弟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歐陽生

千乘人奉伏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

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位特進

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

千萬布萬匹隳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

張

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

車騎士禮儀如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遣太中大夫侍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修莫

府冢上賜王衣梓官便房黃腸題湊輜輶車黃屋左纛輕車材官五校士以送葬也太后皆不聽但白

蓋雙騎門生輓送白蓋車也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

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京子黃

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戶五年惺閻相

繼並卒皆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

惺子廣宗為葉侯閻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

訓子孫皆遵法度深戒竇氏竇氏中置皇后賞勳女祖穆及

託郡縣于亂政化後並坐禁錮不軌被誅故錄氏深引為戒也論勅宗族闔門靜居闔閉也

隲子侍中鳳嘗與尚書郎張龕書蜀郎中馬融

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

軍糧檻車徵詣廷尉檻車謂以板四圍為檻無所見鳳懼事泄先自

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建

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為上

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

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

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

誣告惺弘閻先從尚書鄧訪卑廢帝故事謀立平

原王得和帝長子平原王勝無嗣鄧太后立樂安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

奏惶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

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隲以不

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

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

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為羅侯羅縣屬長沙國隲與子

鳳並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豹度遠將軍舞陽

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閭后

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

袒輿觀推輿上疏追訟隲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

之德為漢之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大也兄弟

忠孝同心曰是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隲帝崩太后與

賴功成身曰是退讓國遜位歷出外戚無與為比當

享積善履易曰積善之家必自餘慶而橫為官

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申明獄

不訊鞠訊問也鞠窮也遂令隲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

不以命七人謂隲從弟豹遵暢隲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屍骸流離怨魂不反

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

血祀以謝亡靈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告神也寵知其言切自致廷

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為隲稱枉帝意頗悟乃

遣讓州郡以逼迫廣宗等故也還苑并洛陽北芒舊坐公卿皆

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
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隲無辜
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隲宗親內外朝見皆如
故事除隲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
寵為太尉錄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隲府
稍遷潁川太守治理有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
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徵為開封令學傳父
業喪母遂不仕閭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
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教之書
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

後漢書

十七

羊琪

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
封度遼將軍遵子萬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
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
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
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
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
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論曰漢世外戚自東正四京十有餘族

高帝呂后昭帝上官后宣帝霍后成

帝趙后平帝王后章帝竇后和帝鄧后安帝閻后桓帝竇后順帝梁后靈帝何后等家或以貴盛

驕奢或以攝位權重皆以盈極被誅也

非徒豪橫盈極自取滅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

敗者其數有可言焉

後主謂嗣君也言外戚握權者當先帝時或容免禍必貽罪釁於嗣君以至傾

覆數猶理也其致敗之理可得言焉

何則因

非已結而權已先之

言外戚之家承

隆寵於先帝不結恩於後主故權勢先在其身也

情

疏禮重而枉性圖之

圖謀也其人既

居權要禮數不可不重故後

王枉其

來寵方授地既害之

本性與之圖謀政事非心所

苟也先代權臣見居

隙開執謝讒亦

勝之

君臣有隙上下離心

權寵之人形

悲哉隳悝兄弟

委遠時柄忠勞王宦

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

而辭燕也

樂毅忠於燕而辭燕也趙相王孫臧力竭於齊其主信讒國人不附其

可圖乎毅仗而垂涕曰臣死且不避況於他國沒身不忍謀

寇恂字子翼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

後主

十六

羊琪

功曹太守耿况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

郡國曰先略幸甚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

况上印綬使者皆納之恂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

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

恂曰非敢脅使君君者尊稱也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

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

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

信墮毀也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

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

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祗更生亂為使君計莫

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
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
詔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
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
拔卒也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
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况
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
實控弦萬騎由士人望之者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
約漁陽齊心合眾舉兵不日定圖也况然之乃遣恂
到漁陽結謀討竇

後漢

卷九

張安

殺之奪其軍光武及光武於廣阿
拜恂為偏將軍號天
議禹哥之因奉牛
始大司馬朱鮪等
難其守非其人不可故難之不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
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
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
口躬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
人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
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

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五尺委公以河內堅守

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

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

肄習也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前書音義曰淇園養

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

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三

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鞏温並今洛州縣也檄書至恂即

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

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

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

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

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立棄城鼓噪大呼

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

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

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

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

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

是即位時軍食急之恂以轎車驪駕轉輸前後不

絕前書音義曰驪駕併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

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

後漢書六

二

張安

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隣敵功名發聞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也

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蕭

何留守關中上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何曰今君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諱者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誦軍何從

其計高祖大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

為錯戒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

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數固請不聽

乃遣兄子寇張姪子谷崇將突騎願為軍鋒帝善

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書者免

是時潁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

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茲將軍侯

進俱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

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謂軍部之下將也

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

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歎還過潁川謂左右

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

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

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

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

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史記曰秦王與趙王飲於滎池秦王請趙王擊秦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

為秦王鼓瑟蘭相如前請秦王擊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秦王不憚為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酒不能相加既罷歸國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厚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輒引車避之舍人諫相如曰夫以秦王相如能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吾念疆秦不敢加兵於趙者蓋以吾兩人也今兩虎鬪必不俱全吾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

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說文曰醪兼汁滓酒執金吾軍入界

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具也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

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

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

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猶

後漢傳六

解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

潁川東輿記曰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

也即就又使驃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

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

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

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

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

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

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

誑誤耳狡猾也說文曰誑亦誤也音挂如聞垂不與南向賊必惶怖歸死

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

悉降而恂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

君一年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

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高平縣屬安定郡續漢志曰高平有第一城也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何

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

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葦及漢軍退峻亡

歸故營復助囂拒隴阨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

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

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

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從洛陽至高平長安為中

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

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潁川可

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汧縣屬扶風故城在汧今隴州汧源縣南也峻猶不

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

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

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

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

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

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

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產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恂

數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

年復封損庶兄壽為汝侯汝縣屬沛郡汝音胡交反後徙封損扶

柳侯扶柳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也損卒子釐嗣徙封商鄉侯

釐卒子龍嗣恂女孫為大將軍鄧隲夫人由是寇

氏得志於永初間安帝永初年鄧太后臨朝故得志也恂曾孫榮

論曰傳稱喜怒以類者鮮矣左傳曰晉范武子燮將老召其子文子曰吾聞之喜

怒以類者鮮矣而易者實多也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難者其唯君子

乎子曰伯夷叔齊不念其舊惡怨是用希於寇公而

見之矣論語孔子之言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於人少所

與與黨也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尚帝妹益陽

長公主帝又婢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延

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言

持之浸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劭追

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

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自從臣聞天地

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

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

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大戴禮曰男子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

也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說文

日抵側擊也批音片兮反抵音之氏反青蠅之人所共構會青蠅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

憐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使人變亂善惡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

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

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阨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

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史記曰昔曾參之與曾魯人又有與曾參同姓名者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又一人告之其母乃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猶生疑於三

告尚書背繩墨案空劾繩墨謂法津也不復質確其過實

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確實也諺文云確音胡角反此苦角反嚴棘謂獄也易坎上六曰繫用徽墨實于叢棘也

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

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

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

腹心刺史張敞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與

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秦

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

掘墳出尸剖棺露齒耳齒謂骨之尚有肉者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音才賜反又在移反昔

文王葬枯骨解見順紀也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大雅行葦之詩

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公劉之時仁及草木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無使踐履折傷之況於人乎故榮以自喻焉今殘

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

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

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觀

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沒

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春夏長養萬物故不宜怒矣淹志

不為順時急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

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

者極車軌雖楚購伍負史記曰楚人伍奢為平王太子建太傅費無忌譖殺奢奢子負字子

胥奔吳楚購之得伍負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漢求季布無以過也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

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

足以蠲除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各臣

甫力甫始也力甚也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

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

後漢傳八

二十六

衛昇

以自載蹈陸上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

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

元惡大慙慙惡也主言元惡之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

平臣之罪周禮秋官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達窮一而閻闔九重閻闔天陷穽步設穽阮舉趾觸

罟罟說文曰罟兔網也音浮雲動行絺羅網無緣至萬乘之

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

國盡懼左傳曰言侯之豎頭須曰國臣奔走以來三離

寒暑離陰陽易位當燠反寒春常淒風淒風寒

無淒風傳曰春夏降霜雪月令仲夏行冬又連年大風折拔

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翼奉曰凡風者天春夏布德月令

子布德行惠發倉粟振窮乏議獄緩死之時子以議獄緩死

也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

夫之誡劉向說死曰湯大旱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祝曰政不節

不雨之極也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

者不重困重猶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

沅之波從屈原之悲史記曰屈原事楚懷王王受讒流屈原

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史記曰伍子胥為吳行人被宰

詔所譖吳王賜屬鏹之劍以死

王取其尸盛以鴟夷溇之於江中矣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

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屈原曰寧赴湘沅葬江魚之腹也不勝

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禮檀弓曰古人有言狐死正首丘仁也楚詞曰

願徑逝而未得魂識路之榮紫老子曰載營魄猶營魂也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

兩觀陳訴毒痛兩觀闕也孔子攝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然後登金鑊

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而未悔楚詞曰雖九死猶未悔也

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

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稟倉也浚

深也史記曰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後又使穿井舜為匿空處出舜既入深父乃與象共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謗申生晉獻公太子獻驪姬之謗而殺

申生事見左氏傳也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

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死命音乞也使臣一

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

涕泣泣血連洳易曰乘馬班如泣涕連洳言居不獲安行無所適窮困厄無所委仰者帝省

章人愈怒遂誅榮寇氏白是衰廢

贊曰元侯淵謨乃作司徒明啓帝略肇定秦都

勲成智隱靜其如愚論語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也子翼守温

蕭公是埒埒等也係兵轉食以集鴻烈誅文屈賈有

剛有折誅皇甫文屈於賈復

後漢列傳卷第六

